

# 小议《泄密的心》中的不可靠叙述

张雪芳 李 莹

(武警警官学院)

**摘要:** 本文从布斯和费伦的“不可靠叙述”理论角度出发,分析了小说《泄密的心》中的不可靠叙述。通过对其中不可靠叙述策略所表达的反讽意义的分析,透视其在表层和深层两个层面的反讽意义。

**关键词:** 《泄密的心》; 不可靠叙述; 反讽

“不可靠叙述”是一个貌似简单实际上颇为复杂的叙事学概念,是当代西方叙事理论中的一个中心话题。学界针对“不可靠叙述”的研究与讨论,主要是从修辞和认知两大维度分别展开的。修辞性的方法由美国学者韦恩·布斯于1961年在《小说修辞学》中首次提出。布斯衡量不可靠叙述的标准是作品的规范,即作品中事件、人物、文体、语气、技巧等各种成分体现出来的作品的伦理、信念、情感、艺术等各方面的标准。他认为作品是一个艺术整体,由各种因素组成的隐含作者的规范也就构成一个总体统一的衡量标准。倘若叙述者的言行与隐含作者的规范保持一致,那么叙述者就是可靠的,倘若不一致,则是不可靠的。这种不一致的情况往往出现在第一人称叙述中。布斯提出了两种不可靠叙述,一种涉及故事事实,叙述者对事实的详述或概述偏离事实;一种涉及价值判断,叙述者在进行判断时出现偏差。读者在阅读时都需要进行“双重解码”,一是解读叙述者的话语;二是脱离或超越叙述者的话语来推断事情的本来面目,或推断什么才能构成正确的判断。

埃德加·爱伦·坡是美国著名短篇小说家、诗人、评论家,美国浪漫主义文学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小说和诗歌在中外都拥有广泛的读者,其短篇小说往往以其哥特式的唯美、颓废和极强的戏剧性深受读者喜爱。坡的哥特式小说创作对后世在美学和艺术效果层面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泄密的心》是坡的短篇小说中颇具代表性的一篇,其主题突出、事件明确。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记录了一个内心扭曲、病态的年轻人杀害一个老人的全部过程和他的心理变化过程。年轻人以傲慢的态度回忆着他杀害老人的全部过程,并在警察面前表现得镇定自若。由于憎恨老头那只酷似秃鹰的眼睛,想要永远摆脱他,“我”决定要了老头的命。对此,“我”制定了周密的计划,连续七个夜晚在午夜小心谨慎地打开老头的房门,在黑暗中侦查,终于在第八个夜晚进入了老头的房间,将他杀害,并把尸体藏在房间地板下面。当警察接到邻居举报后前来搜查时,“我”先是若无其事地带领他们四处搜查,一直保持镇定,却由于无法忍受地板下面老头心脏跳动的声音而主动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这种读来似乎令人匪夷所思的人物设定和故事情节一定会让读者充满了疑问,一是对于叙述者的精神状态,虽然“我”一直强调自己不是疯子,但读者一定能发现其叙述中许多有悖常理、偏离事实的地方。比如谋杀的起因,一个精神正常的人何以会因另一个人的眼睛酷似秃鹰而将其残忍杀害。叙述者在小说开头就介绍到“我喜欢那个老头,他从来没有伤害过我,从没侮辱过我。对他的金子,我更无非分之想。”他决定要了老头的命,只是想永远摆脱那只让他不寒而栗的眼睛。读到这里,部分读者可能已经开始怀疑叙述者“我”的精神状态。然而,叙述者反复强调自己不是疯子,只是“听觉格外敏感,天上人间的一切声息尽在我的耳鼓里,我曾听见地狱中的很多事情”。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会认为自己听见了死去的老人在地板下发出的心跳声,然而,在他看来感官并非非常的警察又如何能听到心跳声呢。如此看来,“我”对

警察的判断是错误的,“我”的叙述是不可靠的。

其二是叙述者的价值判断标准。小说描写的谋杀事件以“我”主动坦白自己的罪行而结束。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受不了地板下面“低沉、单调、迅疾的声音,像似裹在棉花里的手表发出的声音……这就是那老头的心跳声。”另一方面则是“我”难以忍受警察虚伪的笑。“我”在自己的行为中没有发现丝毫虚伪之处,却认为警察虽然也听到了老人的心跳声却不揭穿,其行为过于虚伪而让“我”难以忍受。然而,我们可以看出,在预谋杀害老头之时,叙述者的虚伪本质便已经暴露出来。他认为自己对老头的谋杀是精心策划的:“你真该看看我干的有多精明——那么审慎,那么周详,伪装得多么巧妙。”在计划杀死老头的前一周里,“我对他体贴备至……每天清晨,天刚破晓,我就大摇大摆地走进他的房间,仗着胆跟他说话,亲热地叫他的名字,问他这么一宿是怎么过的。”读到这里,叙述者行为的虚伪和荒诞已经可见一斑。之后,当警察来搜查时,“我”还装模做样地对他们表示欢迎并请他们“好好搜查”,还“坦然”地故意坐在藏着尸体的地板上方。显而易见的是,“虚伪”的不是警察,而是叙述者本人,在这一点上,“我”的叙述也是不可靠的。

由此可见,不论是在事实陈述还是在价值判断层面,“我”的叙述都是不可靠的。这种不可靠的叙述反应了叙述者的思维特征,同时还产生了极强的反讽效果。叙述事件的不可靠产生了表层反讽,而叙述者价值判断上的不可靠则表达了文本的深层反讽,即对于社会价值虚伪的无意识的谴责与控诉。要在阅读中鉴别叙述者的叙述是否可靠,并体会文本的反讽效果,需要读者保持一定的主观能动性,在叙述者背后与作者“进行隐秘的交流,达成共谋,商定标准,据此发现叙述者话语中的缺陷”,而这一发现会“带来阅读快感”。在这一过程中,读者的阅读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了。从这一层面上来说,阅读不再是单纯被动接受的过程,而是读者与作者在阅读过程中的积极的互动。这就要求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轻信、不盲从,深入思考并挖掘叙述者的真实意图和作者的言外之意,体会作品的艺术魅力。

## 参考文献:

- [1]埃德加·爱伦·坡,《泄密的心——爱伦·坡惊悚短篇小说集》[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 [2]尚必武,“不可靠叙述”研究的认知方法述评[J].国外文学,2010(01)
- [3]申丹,何为“不可靠叙述”?[J].外国文学评论,2006(04)
- [4]周志高、张泽兵,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的共谋:整体观照下的不可靠叙述[J].名作欣赏,2014(29)

## 作者简介:

张雪芳,武警警官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外语教学;翻译理论研究。

李莹,武警警官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外语教学。